

● 顾乐生

从名医看安庆近代中医发展脉络

1980年11月，我参加了安庆市第五期西医学学习中医班，有幸从殷子正、杨槐森、马绍卿、张国范等名老中医临证实习，受益匪浅。至今，几位名老中医的音容笑貌还时常浮现在眼前。他们对祖国医学的挚爱和为医做人的高尚医德深深地影响了我。同时，也使我了解到安庆近代中医发展的脉络。

中医代有人出 龙山皖水育杏林

殷子正(1906—1983年)，祖籍江苏南京，1906年生于安庆，幼年患天花，致一眼一腿残疾，立志学医，从安庆名医潘答泉门下，勤奋自勉，饱读医典，凡《内经》、《难经》、《本草》、《伤寒》、《温病论》等医籍，无不谙熟通晓。通过师承传授，殷子正不仅继承了潘答泉丰富的临证经验，而且结合中医基础医学理论“六腑以通为顺”的学说和自己临床实践，潜心儿科研究。殷老认为，儿科疾病多病于内而形于外，只要在辩证明确的基础上，施以泻邪以存元气之法，则在临证中常显奇效。尤其是对小儿暑季热的治疗，西医往往感到很棘手，殷老则每每手到病除。

在我跟殷老临证抄方时，他早已是享誉四方的中医名家了。每天上班，慕名挂号的病人很多，都要排上很长的队，常常看不完，下不了班。可是病人再多，殷老都是一副“菩萨心肠”，慈眉善目，细心诊疗，尤其处方用药，总是斟酌再三。他带教我们时，也一丝不苟。哪怕我们抄写处方错了一个偏旁，他都要认真纠正。临诊切脉，人多音杂，初学者一难，殷老总是悉心传授，让学者用心体会“浮、沉、迟、数……”；对症下药，审方配药，初学者二难，殷老总是耐心讲解，从“辩证施治”着眼，以药合证，“君臣佐使”，配合恰当……我记得殷老曾自撰一联：“小心辩证，大胆处方”，就是他一生行医施治的座右铭。他说：“盖以小心辩证，庶可期毋失；大胆处方，始可责其必效耳！以历年之经验言之，殊觉经方之效能，常具神妙之功效。方既精纯，药亦锐利。倘果投之得宜，无有不有绝大之收获。”

殷老时任安庆中医院内科主任，擅长中医内科、儿科疑难杂病，在用旋夏代赭汤合良附丸治疗胃痛疼痛、三拗汤和三子养亲汤合大黄甘草汤治疗咳嗽、桂枝芍药汤合桃红四物汤治疗痹症等方面也都有独到之处。

大医精诚，殷老不但业精学勤，而且德高望重。他教导我们的是：“无恒德不可为医。”而他自己总是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他对病人不分高低贵贱，一视同仁。他的病人很多，他总是依序排队，依号看病，从不怕得罪所谓的“权贵”；他身残志坚，直到晚年还坚持出诊和参加巡回医疗。有些农村病人来看病，抓药时钱不够，他还经常自掏腰包帮助病人垫付。

像殷老这样一代名医，上溯到十九世纪末叶，清末民初安庆近代医坛第一高手柯春舫(1870—1930年)，传至潘答泉(1880—1950年)，再传至殷子正、宋瑞卿、江健辅。与潘答泉同时代的金灌芝、张左军等中医名家，百年来，通过师承传授，使安庆中医薪火不断，代代相传。他们在用祖国医学防治疾病中，既学有师承，又能结合实践，从病机理论，到临床实践，学有所长，形成了各自的特色，成就了安庆近代中医一批名家学派。陶文乾，出身于中医世家，擅长中医内科、妇科，对风湿痹症、崩漏、不孕等病颇有研究，其研制的“甯桐丸”治疗筋骨疼痛、四肢麻木和风湿关节炎疗效显著。赵松年，号逢筋居士，为人和蔼，施诊精慎，功内儿，善用凉药轻清之法治疗温病，曾创“鲜肺露”治肺病，“甯龙丸”治高血压，无不精妙，对风湿病的治验也有独到之处。查季璞，出自四代中医之家，中医基础理论功底深厚，善内科，尤重脾胃，推崇“治病必求于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之说，主张以提升胃气为本，善于化裁四君子汤、平胃散等用之，其处方严谨，用药平淡，常能轻巧取胜。江健辅，擅长中医内、妇、儿科，喜用“归脾汤”、“下焦逐瘀汤”等方剂，在用半边莲治疗

晚期血吸虫病腹水中疗效显著。杨槐森，擅长中医内科、妇科，善治外感和不孕不育等疑难杂症，辩证准确，处方灵活，用药精当……。

中医一向重视医学传承，带徒授业是中医传统的教育方法。近代，随着“西学东渐”，正规大学堂式的中医教育也在上海等地兴起。我市就有两位建国前从中医高等院校走出来的名医陈可望和杨慧麟。

陈可望(1908—1993年)，安庆人，中医内科专家，主任医师兼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国家级老中医中药专家导师。青少年时代受著名道教学者、医家陈撄宁等先人指点，步入医门。1929年毕业于上海国医学院。建国后，历任安庆市中医院副院长、安徽省中医研究所副所长、安徽中医学院院长。长期从事中医临床和教学工作。著有“论攻补法则在虚实辩证中的运用”、“补法在老年冠心病中的运用”等数十篇论文。其主持研究的“陈可望诊治冠心病电脑系统”这一重点课题，获省科技成果三等奖。在他调任省城合肥工作之前，一直在安庆为父老乡亲看病。几十年来，他力倡中西医结合，素以“发皇古义，融汇新知”为宗旨，临证注重扶植正气，多用补气消痰、行气活血之药，用药极具平和。他在治疗虚损诸证时偏重温补，但他从不排斥攻下等治法。他说，一切都得根据临证时患者阴阳虚实的变化，仔细斟酌，“亢害承制”，通过“纠偏求平”，“阴平阳秘”，就把病治好了。在家乡行医期间，屡起沉痾，早已蜚声皖江两岸。因我自幼多病，家人常请他看病，进入医门后，又多得他教诲，深感他医品如人品，他戴着眼镜，始终一副温文尔雅的儒医模样。

杨慧麟，曾师从我市名医金灌芝，1948年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是我市首批中医主任医师。精内、妇、儿科，主张“土常以生”之脾胃学说，力倡“人以元气为本”，常用补脾法，尤善用“六君子汤”、“补中益气汤”等方，用药轻灵专一，不喜堆砌，曾依据中医辩证原理，对晚期血吸虫病腹水分型和诊疗作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中医院校的发展，我市受过正规中医教育的从业人员越来越多，这就在行业中无形有了学徒派和学院派之分，这不是学术之分，其实并无多大差别，因为无论是师带徒，还是学院式教育，所学所用都是中医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就是将来中医人才的培养，还是离不开这两条途径。

正如中医内、妇、儿科一样，我市近代中医外科、骨伤科、针灸科等学科也多有名医大家，在师承传授中，绵延不断。

马绍卿，1915年生于安庆，回族，出身中医世家，与五弟马峻卿(擅长针灸治疗神经痛)同师其父，精研《外科正宗》、《医宗金鉴·外科心法》，在中医外科小有名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市中医院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每当我走进马绍卿的诊室，就跟走进西医的换药室差不多，除了西医有的酒精、依克度、黄纱条，多是他自己配制的“消炎灵”等几十种中药散剂和药膏。据复诊病人讲，用了他的秘方，往往收效显著。马绍卿行医五十多年，善治脓肿、皮肤病，尤在治疗骨结核、骨髓炎上成绩卓著，是我市中医外科的名家。

张国范，1900年生，安徽涡阳人，身体比较魁梧，先从李同春学国术，后随父张继贤习医，曾任市中医院骨科副主任，从医五十载，擅长外科，集手法、药疗、体疗于一炉，对软组织损伤、脱臼、骨折、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和慢性腰腿痛等证治疗有独到之处，而享誉安庆。像张国范这样先学国术，继而习医，诊疗中集手法、药疗、体疗于一体的名老伤科中医还有王季农、刘辅臣等。

在上个世纪前五十年，安庆四乡八镇中医名家辈出，如怀宁有查楚材，宿松有石叔寅，桐城有金咏甫，枞阳有李晴衢等，他们耕耘在岐黄治病救人的战线上，共同构建了安庆近代中医这幅绚丽的画卷。(上)



● 沈天鸿

生命的感觉

我与田荣相识于四十多年前，那时他从其故乡庐江来到望江县，在桃岭做小学代课教师，我则是望江县漳湖公社渔业大队的渔民。可能是1977年，我出差去望江县城，因为张天翔第一次见到了田荣。缘由是天翔、田荣和我们都喜欢写作(那时望江县二十岁左右并被看好的作者还有华阳的汪金满、张邦来)。第二次见面是次年大学寒假期间，我在赛口借了一辆自行车，取道大湾、拦河坝，到桃岭去看心情不怎么好的田荣，在他家住了一晚。

青葱岁月中，因为文学的召唤和他与望江其他朋友相聚的情景，似乎就在昨日，一切都未蒙尘。

田荣的作品，尤其是散文中的许多篇章，其中的时间，正是属于他的青葱岁月，包括他的童年。总之，是他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时间经验知觉的重现。重现就是回忆。为什么回忆？并且要用文字也就是散文的形式将它固定、显示出来？首先，回忆是生命感知形式中的一种，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种，因为在即时经历时人是来不及及很好地进行生命感知的，将时间经验知觉成功地转换成生命感知，是在“事后”，即通过回忆。另一个原因或许就是因为“回忆会从内部温暖你，同时也会从内部剧烈地切割你”(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而这种内部温暖与内部剧烈的切割，是生命与心灵的需要。回忆为何具有这对立又统一的两种功能？因为回忆的情绪逻辑与即时的情绪逻辑是不大一样的，不论你回忆的是什么，回忆的

情绪逻辑总是使回忆者的情绪在温暖与温暖的反面或者对面这两极之间循环。生命的质感也是由此产生而获得。

所以，读田荣这些写得很温馨很美好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往事与其故乡的风土景物，自然是很容易就感受到洋溢于表层的彼时的温暖，但能感受到隐藏在“背后”的无时间的切割之痛，才算是真正读懂了这些散文。

自我生命历程中获得的时间经验知觉是田荣散文的来源，也是他散文的肌肉与骨骼。空间在田荣的散文中是依附于所“记录”的那个时间经验知觉片段的。这样的空间是失去本体的空间，所以，田荣的散文中是没有真正的空间的，但也因为这样，时间被突出，而时间被突出就是生命感突出，因此读田荣写他童年、少年、青年时他故乡的人和事和景物，总会感到有一个乡村孩子的身影在其中走动——因为被写出的这些，都是那时的田荣的生命的感觉。

故乡，是在离开后才有的。散文，是需要有生命的感觉的。

也由于没有真正的空间，田荣的这些散文在美学上巧合了1988年迈克·费瑟斯通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中提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日常生活审美化是目前这个时代席卷全球的文化现象，其中包括文学艺术。传统的美学观念，包括现代主义的，可以用康德对美的定义来概括：美是纯粹的、无功利的。而日常生活都可以审美化的观念，颠覆了传统的美学观念，打破了审美的无功利原

● 郭华悦

赶稻花

稻花香里赶稻花。赶稻花是美事，也是苦事。

稻花盛开，就得赶紧将田里的水放尽。梅花香，自磨砺来。稻米香，亦是如此。经历一番曝晒，才能有沉甸甸的果实。

放尽了稻田的水，还得赶花。雄花和雌花，花粉必须融汇，才能有良种。于是，稻田里便有了这么一群人。手持竹竿，头顶烈日，穿梭于稻田间。雄花竹竿，竹竿于是朝着雌花赶去。唰唰唰的赶花声，此起彼伏，是夏日里的一首交响曲。

经历了赶花，结出的果实也更饱满。但赶花这事儿，听着浪漫，却极苦。

烈日灼灼，站着不动，都能满头大汗。手持竹竿，淌在稻田间，日日不间断，辛劳可想而知。一个夏天过下来，稻田丰收，但人也整整黑了一层。

儿时，常有这样的趣事。放了暑

假，各回各家，忙着帮大人赶花收稻。过了暑假，回到学校，远远地碰到一两个月未见面的同学，有时竟一下子认不出来。两人都浑身乌黑，隔着一段距离，彼此都认不出对方。

赶过稻花，不只是黑，身上还遍布伤痕。

这伤痕，来自于稻叶的锯齿。跳进稻田，脚下小心翼翼，一手拨开稻叶，一手高举着竹竿。可再小心的赶花人，一两个月下来，身上也都遍布着浅浅的划痕。

一个人身上的划痕，往往代表着其与自然和节气的亲近。

乡间夏夜，男人们习惯脱了上衣，赤膊乘凉。这衣服一脱，勤劳与否，尽在眼前。常年在稻田里劳作的人，身上满满都是赶花的伤痕，有新添的，也有旧伤。

正是在赶稻花这样的苦差事里，日子的希望，蕴育其间，令人动容。

● 董改正

那些年，我们玩过的游戏

什么叫“游戏”？那得先“游”起来，是运动，动感十足，多人互动的，现在一个人闷在家里，和虚拟的怪兽斗争，那算不得。那些年，我们玩过的游戏很多，首先是滚铁环。

一个铁环，一根细木棍，下方绑一个横过来的U字形铁钩，铁环就靠它扶正、推动。吃过饭，斜背着书包，就滚着铁环上学去，一路铮亮地响着。遇到谁谁的爷爷叔叔打趣：“哟，这么上学啊？”并不理会，怕铁环倒下，若是比赛，那可就是输了。常常在路上遇到同学，就一起滚着走，心里较着劲，看谁不倒。常常是十来环齐头并进，声势浩大，引得路人注目。其中高手，谈笑风生，甚至故意鼻鼻涕，让环先走，他立刻赶上，铁钩速就，那环本来摇摇欲倒，经他一碰，立刻导入正规。高年级同学看了，不屑地嗤笑：“切！小屁孩！”

有一次我的铁环断了，等不及，就把家里的尿桶箍给下了，先应急玩着。父亲挑粪浇地，哗啦一声散架了，结果可想而知。他恼怒不已，拿着扁担追我十几条巷子，但是对于地形的熟悉程度，他显然不如我，赶不上。

其次就是捉迷藏。这是个大型游戏，参与者常常二十人左右。先选一棵大树为“家”，一人看家，其余人去藏地

则，由精神层面进入物质层面(不排除精神，但不要求上升到纯粹的精神，精神与物质地位持平)，由精英化转变为大众化。所以，田荣的散文是多数人的，而不是极少数人的。

田荣散文的又一点意义是以他故乡为代表，素描式地再现并保存了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乃至其后中国乡村的风土习俗人情。梁漱溟认为中国是农业社会，其社会是以乡村为本的。“以乡村为本的社会”意味着传统的中国文化基因是在中国乡村诞生、成长和运行的，中国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源所在，就是五千年的中国。风土习俗人情是其载体与体现。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其中飞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使大批乡村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2000年天津大学公布的调查说，中国有370万个村庄，10年后已只有260万个，平均一天消失将近300个村庄。现在是2020年了，不知还有多少村庄。乡村消失，乡村的历史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也随之正在消失。冯骥才就曾因此记录了天津郊区南乡36个村庄的风土习俗。田荣写这些散文时可能并没有像冯骥才那样有着明确的记录保存的意识，但客观上他做了与冯骥才一样的事。

一个人一生能做的事很少，一直坚持做下来的更少。田荣一直在做写作这件事，可喜，可慰，可贺。



大观

● 周丽

且行，且遇

静谧的清晨，被一阵阵鸟鸣啄醒。梦中人睡意全无，披衣出门，款款而行。晨风轻微，吹起衣袂飘飘。路边的樟树枝繁叶茂，翠绿的枝叶间交错着层层新绿，稳重老成，又充满蓬勃之气。香樟花热烈奔放，香气四溢，散发出来的香气，一次次绊住脚步。树下静立，仰起脸庞，斑驳的光影侧着身子，一束束，一片片。大地暖了，天空亮了。片刻之间，就像一根划燃的火柴丢在草堆里，初升的朝阳把整个天空点亮。

心，也随之亮起来。行走，便是我赠予这份美好和光明，唯一的，也是最深情的表达。遇见，自然成了寻常。许久以来，走过的路不能一一记得，但是脚下的泥土气息，弥漫的草木芬芳，满地的冷冷清霜，和皎洁的银白月光，它们像一只只温暖而有力的手，将沉入无边暗夜里的我一次次拉上来。生命里的暴风骤雨一次次来了又去，当潮汐过后，河清海晏，人生越发澄明，也越发的单调、安静到虚无，直至释然。这样的遇见，是直抵人心的救赎。

也越发懂得，走在路上的人，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能停下。因为遇见，让我拥有的太多太多，它们足以抵御无尽的寒冷和孤独。这世间，没有什么比遇见更令我期待，更令我欢喜！

小城之东的鼓山是常去之地。去鼓山，最宜暮色时分。寂静无声，偶有几只鸟路过，聊几句家常，飞了。一条清溪依山而下，不知道这是从楚辞里分流出来的，还是从辛弃疾请平乐村居里流出来的？中国的古诗词里，随手一翻，不时能听到潺潺的溪水声。

溪边那些知名、不知名的花草害羞，爱干净，接住飞溅过来的水珠，忙着想擦拭脸上的灰尘。她们和眼前的女子一样，心地纯净，与世无争。溪水默默地洗尘，默默地唱歌，唱给我听，唱给她们听。她们是住在小溪对面的蔷薇、梅花、含笑，充满母性的仁爱，静默无语一如从前。我的每次黯然到来，她们都看在眼里，不安慰，不劝慰，任我静默地坐着。待到天色将晚，踩着暮霭下山时，我似乎读懂了她们的沉默。

如今，我的心里收藏着见过的每一条小溪，淙淙的溪水洗净心，修身养性，返本归真，也终于渐悟：不说，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和最大的尊重。有些话绝口再不提，有些人咫尺也天涯。此后余生，独行行走，独自悲喜。这样的遇见，何尝不是重生？

最为平常的，是月下漫步。月影迷离，树影婆娑，不走走，只小区就好。小区在城中，小巧玲珑，精致紧凑。树木郁郁葱葱，花草参差有致。秋虫声声，从草丛里跑出来，一路上自言自语。一只猫从黑暗处窜出，停在我的脚边。是老相识吗？可能的。一个小区里住，低头不见抬头见，想必悠闲的它，有足够的空闲把行色匆匆的我看得仔细。又可能，善良的它内心心里对我产生隐隐的心疼呢！想到这里，我多情而温柔地向它看去，而它，正抬头望向夜空。月亮升起来了。白月光，静静地走在树上、屋顶上、心上……这样的遇见，是恰好的安放。

且行，且遇，且不忘，故而安放，最好的归处是纸页间。纸上十年，梦想有挂，散文集终于在这个秋天挂枝。这棵生活泥潭里长出来的树，经历了怎样的挣扎和抗衡，才开了花，结了果，时间知道，我知道。

世间美好，一定是在无声无息中打动人心的，山川河流，草木人间，安静的灵魂里流淌着清明和简淡，看似孤独，其实是最优雅的修行。待天明，再出发，愿我们成为彼此最美的遇见。